戒嚴之臨去秋波

（菊影）

▲法兵教菜販學操

▲巡捕請雉妓兜風

戒嚴時之笑聞迭出、不勝縷述、茲記最後一日之軼聞、用作租界戒嚴之去思、蓋取消戒嚴、雖予吾人以便利、但思及禁令森嚴時、閘北固仍爲我軍之防地、則殊使人生無窮感慨也、一般菜販、誤信戒嚴令已早一日取消、是晨未及四時、即皆踴躍赴市、乃行至八仙橋、即爲法兵所阻、但並不拘入捕房、惟令排列道旁、戲使操練步伐、并擊赤搭步習軍旅之事、閱步七高八低、煞是好看、法兵嬉笑取樂、直至四時、始縱之使去焉、

當戒嚴期中、鵠立街頭之雉妓、可謂掃而盡、及卅一晚、以爲可恢復營業矣、皆蹀躞街頭、顯示其蟄伏兩月餘未能發展之故態、不料外國軍警、絕不通融、仍復執行其戒嚴時之職責、一一驅上卡車、但因已屆最後一夜、故未盡拘禁、惟載之沿途巡行、迨鐘鳴四下、始釋令下車、然而停車處距離捕獲地點甚遠、雉妓得釋後、皆急雇車返巢、多怨汽車之不肯始終其事、未克載送至原處也、

杭報所載之棺材抗議

（鐵頭）

自暴日侵佔東北、繼又鬨鬪上海、各地報章、皆摒棄他項新聞、而專載國難消息、杭州報紙、自亦不能例外、惟內地地方報紙、類多辦理欠善、編輯者又缺乏之常識、於是構成笑料滋多、如日人在東北以武力扣我鹽稅一大問題、乃杭報竟誤鹽稅爲棺材、三月二十五日之杭垣各報、遂以大號字爲標題、大刊「日本在東省以武力扣住棺材」、且綴以一醒目之小標題一項（原文照錄如下）

> 日在東省 以武力扣住棺材
> 要求此後棺材交傀儡政府
> 中國絕對不能承認爲合法
> 由顏代表向國聯鄭重抗議
>
> 本報日內瓦二十三日電 中國出席代表顏惠慶通知國聯秘書長、稱日軍在東三省以武力扣住棺材、並要求此後棺材應交東三省傀儡政府、此種辦法、中國絕對不能承認爲合法、且國聯行政院及國聯大會、雖有議決案、但日本在東三省之工作、近將完畢、所以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遂使讀報者捧腹懷疑、以爲棺材細事、隨處可得、日本何必以武力扣住、而況顏惠慶向國聯提出鄭重抗議耶、及經明瞭就裏、則又無不捧腹大笑焉、

日報爲白川所累

（馬躍）

犯滬之敵酋白川、去月曾有被我軍轟斃之說、吾國人喜此消息之佳、輾轉相告、遂遍南北、大連有滿洲報者、與泰東日報齊名、均爲日人所主辦、乃侵略吾國之先鋒隊也、滿洲報對於白川死訊、亦略有記載、日人見而大駭、指該報有不利其帝國之行爲、軍閥方面、力主封禁該報、以資懲戒、嗣以責令該報認罪、並令該報歸關東軍司令部派員監督、然後了事、其實滿洲報既爲日人喉舌、其紀載白川之死、容或出於忠實動作、顧乃無異於剖腹自殺也、

律師公會之兩傷兵

（快哉）

上海律師公會、於前日在甯波同鄉會舉行年會、各大律師、均踴躍參加、會場中熱鬧甚矣、如朱斯芾律師、頸間適患一疽、而顏啓卿律師、則右肘生疔、兩律師均用白布裹紮、扶病到會、在簽名處、屹立不動、一時見者均稱之爲律師公會中之兩個傷兵、朱顏亦爲之莞爾、又是日選出之執委中、有女性律師一人、即當年應縣長考試、因驗查體格而發生糾紛之史良是也、此人爲常州女界中之英傑、今任爲律師公會執委、必時有妙論發表也、又監察委員三人、均係姓張、監察委員室大可改爲白忍室矣、

痧痘兒科 松麗洲 寓老閘橋北唐家弄口 電話四二一四六號

本報啓事

現戰事粗平本報已於四月六日恢復原狀仍按期出版一大張力求改革惟希讀者公鑒

記羅店漢奸金培根

（海客）

滬戰既發、暴軍到處、各地漢奸、紛起作倀、報章所記、連篇累牘、令人髮指眦裂、然此輩大都籍隸江北、生長窮僻、出身寒微、未受教育、其罪固不可恕、而其情猶可憫、即其助紂爲虐、亦祇焚殺掠奪、行爲與匪盜等、與彼生長富庶之區、擁有貲財、而喪心病狂、曲意媚敵、以魚肉同胞者、蓋猶有一間之分矣、羅店之漢奸金培根、日人所稱爲東南惟一之功狗、其所爲尤高出諸漢奸之上也、金原名允蟠、後改培根、年四十許、業衣莊、性好詞訟、以是積貲成小康、而爲一鄉側目、暴軍既蒞羅店、居民奔避一空、金獨攜食壺漿以相迎、遂得結懽於日人、旋即委之組織地方維持會、責以供應、金予取予求、悉以取償隣里、於暴軍所欲、無不先意承志、由是深得日人歡心、更藉日人之護符、取求無厭、私囊遂以大肥、[illegible]暴軍於醉飽之餘、思逞獸慾、令金[illegible]呈婦女、凡四十以下者、無論妍媸、毋得隱匿、金乃與其朋從名沈小[illegible]者、挨戶搜查、羅致登記、時[illegible]遞送暴軍入門、每戶有一女者、[illegible]一名、有二女者二名、由是爲例、竟無虛夕、鄉中婦女、畏之如虎、相率奔避、漸乃及四旬以上五旬以上、雖老嫗無免焉、金又出資犒賞暴軍、特贈以大號鏡屏一座、歌功頌德、認賊作父、與人言日人信賴之深、輒欣欣然有得色、謂暴軍譽之爲東南[illegible]一功狗、蓋東南各地供應暴軍[illegible]、惟金培根能先意承志、舍滿洲[illegible]而外、殊無復有稱旨如金者、暴軍某軍官、且許以異日撰海上戰史時、必當列其名於簡冊、以酬其勳勞云、

記南翔三漢奸

（獵獵）

此次日寇啓釁、我軍奮勇殺敵、酣戰一閱月、添增中華民族之光榮不少、叵奈漢奸貪利、充任日方間諜、我軍內幕、盡情以獻、且有擲彈放火、擾亂後方、結果、我軍以戰略關係撤退至第二道防線、痛哉、我方弋獲漢奸、籍多江北、第不知漢奸產生固無地不有也、吾今乃記南翔之三漢奸、三漢奸爲方崇丹、巴潤之、以及巴子凌雲、而此三人皆爲洋貨舖之主人、方舖號方森泰、巴舖號裕大、初方家不豐、當齊盧搆戰、南翔居民、多數出走、方則獨居鎮中、辦理差遣、明取暗刦、竟成小康、此次日軍進抵南翔、地方維持會人員、不願在血日旗下、伈伈俔俔、紛隨我軍退紀王廟角直諸地、獨方與巴等、遠出郊坰、迎接日軍、並代理一切事務、而日軍之植田大將、竟居方家焉、日軍在南翔伙食、除一部自己攜來者外、米柴菜蔬、概由方等代辦、且日軍入翔之日、曾與方等約、日須繳納三百五十元、厥名犒勞費、其費之出、則將鎮中各店舖儲存之貨物、開價發賣、賣得多少、概不過問、聞當時日可售一千數百金、除三百五十元外、所餘皆方巴等朋分、惜乎數旬以來、存貨逐漸告罄、迺者出售未能滿額、而日軍方面、不准短少分文、故近日來方等日須慨解貪囊、出資湊補也、

方之爲人、精機遠出巴潤之父子之上、眼見此後、祇有出款、無復進賬、聞現已絕足不入南翔、攜其巨款、隱居滬上、而方森泰所有之貨品、在其日人竭意信任時、派遣人員、雇用車輛、於日旗招展之保護下、盡室搬出、此後不復再往、故得獨無少損、惟巴之裕大、則一物未移、且爲日軍[illegible]發犒勞費也如恆、

鄭洪年貽書訓子

（狂瀾）

自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後、各界熱血同胞、憤日人之橫暴、一再侵佔我領土、壓迫我民族、於是紛起組織義勇軍、暨各種團體、或赴前線參與作戰、或在後方接濟服務、其慷慨熱忱、誠足表現我民族精神、暨南大學校長鄭洪年之公子鄭寶照君、現任京滬路車務處長、擅長運動、爲體育界先進、滬事發生之後、鄭君憤寇勢囂張、淞滬危殆、遂集同志若干人、加入某抗日團體、赴前線担任工作、乃父深嘉其子之忠勇、亦貽書勗勉、以壯其志、現日軍在和議烟幕中、前線仍繼續向我軍進攻、且有太倉失守之傳說、足證日人野心、猶未稍戢、願我抗日同志、仍秉百折不撓之精神、抵抗到底也、

□鄭寶照化妝小影

□鄭洪年與子墨蹟

日本騷動一斑

（馥郁）

客有自日本返者、據談、當東北發難時、日方之軍部及新聞紙、百般鼓吹、惟社會則并不重視、及吾國抵貨運動猛進、輸出之大宗工業品、幾告絕滅、各工場乃相約減成辦理、失業工人、因而激增、於是反戰傳單、到處飛揚、共產黨遂得大形活躍、日本農村經濟、以生絲輸出爲切要、惟近年以來、生絲價格跌落甚鉅、向之售日金十四圓者、今低至一圓八十餘左右、故稱爲農村受難時代、九一八之後、輸美生絲激增、略資調劑、近日日美國抵制日絲消息傳來、農村益慨不安、與產業工人將陷入同一之苦境、至各大學左傾思想、又復勃興、街頭巷尾之書店、莫不佈滿斧頭鐮刀封面之書籍、與赤色戰線之標識、雖有精細縝密之警察、亦無所施其技倆、其他如馬克思文藝研習會、蘇俄文學無產政治教程等左傾團體、如雨後春筍、遍地皆是、無產黨前年舉行五黨會同改名爲全國大衆黨、除極右傾之社會民主黨與極左傾之新黨籌備會外、無產戰線、幾全體加入、聲勢大盛、黨首爲日本勞動黨麻生久氏、彼等在朝勢力微弱、唯在野潛在勢力、則逐漸擴大、現正希望既成政黨之崩潰、而另行組織新政體之國家、該黨在軍隊中尚有相當勢力、唯頗遭軍閥之忌、東北及上海之役、精機而搶斃者甚多、故今日無產黨與既成政黨及軍閥、已處於不兩立之勢云、

天台山農小傳

（大可）

天台山農、余母舅之別號也、舅姓劉、原名青、字照藜、更名文玠、字介玉、浙江黃巖人、自余外祖子華公宦遊嘉興、遂家焉、舅七歲失怙、賴外祖母周太夫人劬勞教養、齔齡入里塾、自視孤兒、發憤向學、十餘齡已畢四子五經、操筆學爲功令文字、每試書院輒列超等、與宜興儲蔭蘇秀水萬迴儀、號爲書院三傑、家故貧、僅恃膏火以奉菽水、旋受知於嘉興同知王公、招之入署、爲課諸子、已而清室厲行新政、詔各省訓練新軍、舅入江蘇陸軍第四十五標任書記官、案牘之暇、復入江蘇法政及巡警等校肄業、時四十五標駐蘇州盤門外二十里許、舅每五鼓即起、黎明策馬入盤門、雖大風雪未嘗或爽、其刻苦自勵如此、辛亥革命、蘇督程德全委爲蘇軍總軍需官、隨軍進攻雨花台、事平、改江北護軍使署總執法官、年餘、復調江蘇水警廳督察長兼軍需處長、舅歷佐戎幕、迄不改其儒素之習、軍需一職、號爲利藪、他人之膺是任者、無不囊橐充盈而去、顧舅累寧其事、解組後、終不名一文也、甲寅入都、應縣知事試、已甲式矣、忽有誣之爲黨人者、緹騎洶洶、禍幾不測、賴程德全力解而免、自是遂絕意進取、易名曰天台山農、鬻書自給、旋徇黃楚玖之請來滬、（未完）

日方虛僞擾粵

（飛很）

日軍在滬、既爲十九路軍大創、乃恨粵人刺骨、又惑於王賡在日軍司令部之供詞、謂獻粵人斯抗日、於是日人亟謀制粵之對策、而其虛僞的宣傳中、遂有將其第十一師團撤離上海轉而擾粵之訊、蓋謂十一師團名爲返國、實則秘密赴台灣、將以高雄港爲根據、暗襲廣東、使牽掣粵方助十九路軍云、其實此亦未可遽信、或者日方聲東擊西、別有策略、故發爲虛僞之宣傳、以惑我人耳、

壬申雜詩

（大可）

車馬駸駸日影斜。東風吹面半黃沙。誰家庭院無人到。開落辛夷一樹花。

久不出遊、偶過華勛路至祁齋路、因記所見、

滿洲僞國之女官

（橫戈）

溥儀、鄭孝胥、羅振玉輩、既與東北諸漢奸爭衡、居然雄長春而爲日人之傀儡、於是僞朝廷之下、怪狀百出、其中乃有未來的女官者、個中班頭、厥爲元大奶奶與沈汪佩甚二人、元爲滿族、與溥妻有戚誼、沈爲江蘇人、擅日語、二人均爲溥妻由津沽攜至、而擢拔於溥儀之前者、但元以貴族、極爲尊權、沈諳日語、亦能媚日、彼此頗思爭風、惟其官位、則因鄭羅等抑壓女權之故、不願遽予位置、遂遲遲未能發表、然溥儀則頗思順其妻意、立予職位、以此左右爲難、殆亦僞朝廷的醜態歟、

李偉侯如願以償

（丁園）

招商局自趙鐵橋被狙擊後、因債台高築、營業減色、大有百孔千瘡之概、郭外峯雖加以整頓、但病根已深、無可救藥、最近陳銘樞兼長交通後、以招商局爲航政中之擎天柱、不可聽其腐敗、乃決然改組、郭亦以招商局等於雞肋、交部既欲收回自辦、遂亦先請辭職由次長陳孚木兼任監督、而久欲一嘗經理滋味之李偉侯、居然如願以償、李與招商局、本有悠久之歷史、往昔與趙鐵橋鬥法、絡費苦心、結果、卒以權勢不敵、爲趙所敗、但李與招商局之關係、仍藕斷絲連、此番乃由某要人從中撮合、與交通部攜手、交陳亦以李對招商局情形熟悉、今既肯出全力整頓、即委充經理、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據聞此次招商局之改組、實李偉侯之主動、蓋蓄謀已久、十餘年苦心、一旦成功、李氏彈冠相慶、可謂躊躇滿志矣、惟聞陳孚木之監督、尚係過渡性質、背後另有其人、不久當可發表、招商局經此番改革後、不知亦能稍有起色否也、

長篇小說

孝思不匱的藝術家

房間連麼？

我點點頭，連的，明天會罷。我送她出去。

明天會罷，明天六點鐘我一個人來。她望着我一笑。

櫻花夢

短篇小說 （六十） （謝基爵）

（七）這原是兒女英雄的本色！

經過長時期的靜養，鵑麗的病一天好似一天了，她的神識也漸漸的安定起來。

自古英雄兒女，允稱雙絕的佳話，自然，有了忠勇奮發的國魂，肯爲國家犧牲，爲愛情奮鬥，在人間焉得不傳爲佳話？—然而這佳話的傳流終久要鵑麗來完成！

她雖是一個弱女子，但她那愛國家的心，愛國魂的心，一切都有使她走向強的路上的可能。她並不是有平常一切的強，她有的雄壯的氣，熱摯的血，有了這兩樣東西，在她——是不讓花木蘭專美於前了。

她終於向軍部請願到一團人，雖然軍長始初不能容納她的請求，然而她因爲要報祖國的仇，因爲要雪國魂的恨，至誠感動必定要一個強有力的軍隊，在她指揮之下去殺盡殘暴的敵人；所以這種壯志，在軍長委實難以違拗她呢。

兩個舅爺

（一定）

□陳公博毋亦小舅子用事

宦海之中、藉兄弟之牽引、裙帶之奧援、而得雞犬升天者、已往者不鮮、某部長、其最著者也、故有「舅」字資格者、殊無任榮幸焉、但如陳銘樞之舅爺朱爲軫、以妹倩不願抱腰、致不得身據要津、則斯當別論、至若陳公博、在野時、亦曾譏人以「小舅子用事」者、詎既握政權、膺實業部長後、乃亦以位置「小舅子」爲急務、陳部長之二舅爺爲何炳賢何焯賢、今一任國際貿易局局長、一任商標局局長、均爲實部唯一之優差美缺、謝陳氏之所以內舉不避親、則亦有故、蓋陳頻年遊學海外、奔走四方、阮囊未充、蘇李不售、何固多財、乃資以膏火、又見其爲革命致力而無以自聊也、頻助之、故今日陳之得爲黨國要人、飲水思源、即以二局長爲何氏昆仲酬庸、崇德報功、固不能與其他「小舅子」相提並論也、